

乡村记忆

茅草房，草半门……

王虎臣/口述 刘甲凡/整理

草半门

我刚记事那会儿，我们村还不足70户人家，有50多户住着茅草房。记得1964年的村史中有这样几句顺口溜：“茅草顶，乱石墙，薄板门，纸糊窗，塹坯砌灶，盘大炕”，是当年茅草房最真实的写照。除此之外，与茅草房有关联的“草半门”“风窝棚”“金镶玉”和“地瓜阁”（方言音guo）等，怕是好多人压根就没见到过。

早年间在农村，家家户户的进户门都是薄薄的全板门。因为门上没有玻璃，关上门家里就黑咕隆咚，烧火做饭的烟气也排不出去。若敞着门，鸡、鸭、鹅等瞅空就往屋里跑。没别的办法，只能在进户门外侧再加上一道门，一米多一点的高度，被叫做“半门”。

条件好一些的人家用木板制作“半门”，通常为左右两扇，开关相对灵活一些。大多数人家因陋就简，用草勒成独扇的“草半门”。俗话说“靠山吃山”，村里人多的是到山上砍几根松木杆做边框，中间加上几道细一些的木杆，然后把稻草或茅草用绳子勒在木杆上。最后用木棒夹紧，再用铁丝斜拉进行加固，一个“草半门”才算完成了。“半门”边框的下端，搁在门枕石上的轴窝里，上端用薄铁条做成半圆形铁箍固定在门框上，开关灵活、方便实用。

用稻草和麦秸勒的“草半门”不耐用，用不上半年就烂了。人们都喜欢到山上割“山背草”或“山尖子”，它们的秸秆和苇子差不多，质地坚硬，勒出来的“草半门”能用好长时间。还有的人家把麻袋皮用细铁丝固定在“半门”外侧，这也能延长其使用寿命。

都说小孩子是“七岁八岁不当狗

意”，那是一点不错。小时候，我们都喜欢拽着“半门”打提溜（荡秋千），动辄就把“半门”拽坏了，为此没少挨父母的呵斥。发小建国就是因为“在‘半门’上打提溜，一下子把‘半门’拽下来了，被他老爸用鞋底子狠狠教训了一顿。

在我们村，还有一段因“半门”而娶了个漂亮媳妇的故事。那一年，超子二叔和村里几个石匠出民工，到昆崙山老虎窝打石头建部队营房。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，超子二叔见房东家的“半门”坏得不能用了，就趁着下班后的工夫，重新做了个“半门”的框架，又到山上割回来“山背草”，勒出一个结结实实的“草半门”。这一下可把房东大婶乐坏了，她看超子二叔不光人长得结实，还勤快、手巧，越看越喜欢，就把自家的小闺女许配给超子二叔做了媳妇。后来村里人说笑话，就把超子二叔的媳妇叫成“半门媳妇”。

风窝棚

早年间宅基地十分金贵，不少人家盖房子都是见缝插针，将就地方，把房屋盖成了倒厅（进户门朝北）。这种倒厅房子有个缺点，就是最怕冬天的西北风。呼天号地的西北风，不光把屋子里刮得冷如冰窟，雪花还经常顺着门缝钻进来。

被西北风折腾得实在受不了了，在进户门口搭个“风窝棚”就是唯一的办法。每年过了“立冬”节气，这些人家就用木杆在进户门屋檐下搭起一面坡的架子，把扎成小捆的苞米秸秆铺在上面，连周边也围堵得严严实实，再用草绳捆绑牢固，只在东边留一个进出的洞口，挂上草帘子，整个进户门口就被封堵得密不透风了。虽然表面不好看，但很实用，家里能暖和好多。“风窝棚”通

常使用到第二年春暖花开就拆掉了。

因为“风窝棚”都是用茅草搭建的，最怕着火。我的老邻居克勤大爷家，因大年三十放炮仗引燃了“风窝棚”，一下子着起了大火。多亏那天他家的儿孙们都聚在老家过年，发现得早，十几个人同心合力，总算没酿成大祸。

金镶玉

茅草房最忌讳两件事，一是春天刮大南风，二是冬天化雪后屋檐下结的冰凌。春天的南风不光火，很多时候还是旋风。一旦遇到这种天气，大风就会从檐口开始，打着旋儿一个劲地往上“鼓”，往往会把半边屋顶上的茅草刮得乱七八糟、四散飘落。

到了冬天，一场大雪过后，房顶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。待太阳出来积雪开始融化了，顺着屋檐往下滴水，通常是边滴水边结冰凌。有时候，冰凌居然能达到一米多长、大胡萝卜般粗细，就会把檐口的茅草一缕缕生生拽下来。

为了解除这种危害，不少人家就在檐口处铺设两匹（方言，两片）簸箕瓦，两边山墙也沿着屋坡上下铺设一匹瓦，这样一来，基本就能把这两种灾害消除。因为周边铺瓦中间是茅草，被人们形象地戏称“金镶玉”。

地瓜阁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，地瓜是庄户人家的主粮，每年“霜降”前把地瓜刨回家贮藏起来，可以一直吃到来年麦收前。贮藏好地瓜是庄户人家的一件大事，一旦让地瓜“伤冻”或“伤热”那就麻烦了。

贮藏地瓜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方法是下“地瓜窖”，再就是上“地瓜阁”。“地瓜窖”是盖房子打基础期间同时砌筑的，位置在火炕下面，窖深约1.5米。在“地瓜窖”里贮藏地瓜一般不会“伤冻”，反倒可能“伤热”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建房时，农户就会在外墙与“地瓜窖”交接处留一个透气窗口来调控里面的温度。

搭建“地瓜阁”要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必须是茅草屋顶，若是瓦屋面那是万万不行的，因两者之间的保温效果相差太大，地瓜会冻坏。

搭建“地瓜阁”要和砌筑室内间壁墙同步进行，通常是在火炕间，在相对的两支木梁上面留出空洞，把一根根碗口粗的阁杆等距离摆好，铺上双层“胡秸箔”（方言音，把高粱秸秆用绳子结的席），再铺上厚厚的干豆叶，一个简易的“地瓜阁”就搭好了。用它来贮藏地瓜相比于“地瓜窖”效果更好一些，但屋顶的茅草必须保持一定的厚度，否则就达不到保温效果了。这和时下建楼房时，对外墙加保温层是一个道理，效果好坏全凭保温板的厚度。

小时候到发小家去玩，经常看到他的妈妈让他和小姐姐到“地瓜阁”上取地瓜，因为他俩个子小、重量轻，不会踩坏“胡秸箔”。因“地瓜阁”正好在火炕上方，大敞着口，他就踩着哥哥的肩膀顺势爬上去。“地瓜阁”上面预备了一根系着木挂钩的绳子，他装满一篮地瓜就用挂钩顺下来。

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农村的生活逐渐好起来。人们陆续把低矮的茅草屋改建成了漂亮的大瓦房，上述这些设施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，慢慢销声匿迹了。

怀故人

思岳母

李七修

岳母离去，已是百日。享年九十，可谓高寿。纵然深知生死是自然规律，面对至亲的远去，我们仍难抑悲痛，在哀思中缓缓前行。正如俗语所说：“一百亩地要堵墙，一百岁要个娘。”

岳母育有一子二女，如今子女们皆已年长，各自安享晚年。她一生平顺，鲜少经历磨难。从师范学校毕业后，便投身教育事业，直至退休时获评小学高级教师，一生平凡却充实。

岳母爱美，亦有爱美的底气。她生得一张瓜子脸，肤白细腻，年轻时扎两条长辫，行走于街头，是一道动人的风景。曾有人回忆，她带学生参观刘公岛甲午海战纪念馆时，连讲解员都为她的风姿所倾倒，一时语塞，竟将解说词说得颠三倒四。这些往事，都是我成为她女婿之后，从友人口中听闻的。

而我亲历的，是她对女儿婚姻的坚决反对。当年我与她二女儿相恋，因年龄与外貌的差距，岳母极力反对，理由是不愿女儿因早恋影响工作。我

心知其中缘由——我个子不高，在话剧团也只是个跑龙套的。有同事提醒我：“你那位未来的岳母，是全威海出了名的大美人，脾气也同样厉害。她若不同意，你这关可不好过。”但他们忽略了一点：爱的力量，总能跨越阻碍。未等我孤注一掷，爱情的防线已被悄然击破，我终成了她的女婿。

每逢佳节，我们从烟台，内弟从济南，携家带口齐聚威海。一家人围坐一堂，温馨和睦，其乐融融。

成为她的女婿之后，我始终对岳母敬重有加，亲近而不失分寸。家中琐事，多由我爱人打理；母女之间，从无难解之结。我恪守“说真话、少空谈、多做事”的原则，话不轻言，言不伤人。多年来，我努力做一个合格的“半个儿”。

前几年，岳母由她大女儿接去同住。一天清晨五点，大女儿忽闻门外钥匙声响，原是岳母执意要回家。门外车来人往，晨雾弥漫，女儿女婿百般劝阻，她却情绪激动，埋怨家人限

制她的自由。

那时的她身体尚健，腿脚利落，想要出门，提起小包便独自离去，从不与人商量。

次年腊月，天降大雪，地面结冰。晚上七点，岳母来电，命我爱人即刻返威。问其缘由，只答：“今晚必须回来，否则见不到我，别后悔。”那时烟威高速修路封闭，只得绕行老路。一路冰滑灯暗，几经防疫检查，赶至威海家中，已是深夜十一点，而岳母，早已安然入睡。

一位曾经知书达理的知识女性，何以性情大变？我们在医生的诊断中找到了答案：岳母患上了精神躁郁之症。幸而经药物治疗，她逐渐恢复了平静。

晚年的岳母依然精致如初。她挑选衣物的眼光，比许多年轻人更为时尚；定期修剪发型，染发膏非自选品牌不用。威海几家高品质酒店，她皆能如数家珍。每逢外出用餐，必早早选搭衣裳，征询子女意见，直到满意

为止——随手的小包，更是不可或缺。

今年六月，岳母因低烧入院。两月之间，心衰数次反复。八月上旬，她静静离去，全家皆难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永别。

接到内弟电话的那一刻，我深知重任在肩——他嘱我安抚好我爱人的情绪。岳母住院这两月，全由她日夜陪护，身心俱疲，再难承受更多悲伤。

我做好一切准备，让女儿时刻陪伴爱人左右。细心的女儿，甚至备好了急救药品。

告别仪式上，当岳母的遗体缓缓推出，哭声瞬间淹没了整个厅堂。我爱人轻抚岳母的面容，泪如雨下。出人意料地是，她并未如我们想象那般崩溃。

事后我问她，何以在那一刻控制住了情绪？她不假思索地答道：“看见老娘脸上那样安详、平和，我心里的痛，一下子就轻了许多。这说明她走得无遗憾，我们做子女的，也没有落下‘子欲养而亲不待’的悔恨……”